

壯志未酬的斐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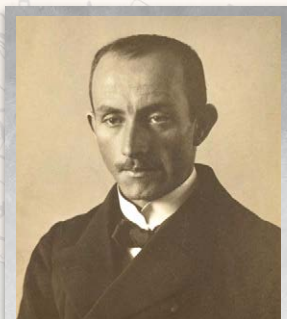
崇真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博士

熱 愛崇真會歷史的曾福全弟兄編印的《以愛還愛》，收錄巴色差會自 1846 年至今差派到中國宣教的二百多名傳教士及其配偶名單，其中附錄特別列出在華去世的傳教士、其配偶及子女的資料。香港崇真會肢體比較認識的是開基的韓山明牧師和漢學家暨神學家韶波牧師，其他在華去世的巴色會傳教士，包括：安息在跑馬地墳場的播揚德、闕懷德（墓碑刻名是靄路多）、婁士師母、Ulrich Toggenburger 和斐牧師（Friedrich Schlatter），我們對這些宣教先烈的資料，包括家庭背景、宣教心志、在華服事崗位、去世因由等，都不大知曉。每次我肅立在這些為中國人犧牲的傳教士墓前，都感到特別慚愧。他們留下的不應只是冰冷的名字，他們的故事值得教會記念，因此，我從巴色差會檔案館追尋他們的檔案與相關訃聞，盼能逐步整理出先烈的生平，供崇真人學習和緬懷。

其中一個是去世時年僅廿九歲的瑞士傳教士 Friedrich Schlatter，他的墓碑刻著中文「巴色會斐牧師之墓」。他是巴色差會在一戰結束後首批派往中國的七人傳教士團隊一員，在 1919 年 11 月底出發，翌年 3 月 24 日抵港。不幸在船上感染了當時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來港即送醫院，延至 4 月 4 日不治。由於來港時間太短，來不及改上中文姓名，只可勉強把他名字 Fritz 的諧音充當姓氏「斐」，刻在墓碑之上。經歷百年風雨，斐牧師的墳墓近年嚴重傾斜，幸得總會出資維修扶正，相關工程在 2025 年 11 月竣工，斐牧師安息處現在已修復整潔。¹

斐牧師在 1890 年 5 月 16 日出生於蘇黎世布克斯鎮（Buchs）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隨母親學習禱告，周日主日學。在商業學校畢業後，他獨自在蘇黎世城市當學徒，在寄宿的地方認識到一群虔敬的年輕基督徒，主愛團契吸引並推動斐牧師更深尋求上帝，勤讀聖經，屬靈生命因而煥發一新。有一次，他出席巴色差會

1. 斐牧師照片來自巴色差會檔案館，墳墓照片則由總會提供。



非洲喀密隆傳教士 Jakob Keller 的分享會，當中信息燃點起斐牧師的宣教心志，經過多番思考印證，他在 1912 年入讀巴色差會神學院。斐牧師的遠房親戚史萊特牧師在給神學院的推薦函如此描述：

「他們一家都是惇樸正直的鄉下人，辛勤勞作，虔誠愛主，信仰堅定。」

「他是一個嚴肅安靜的人，相當靦腆，不大喜歡與人交往。」

「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能理解和書寫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學習過全部通識科目。」

「他的學習作業極為認真，準備一絲不苟，從不浪費時間。……我有時希望他能更活潑一點，多與人交往。」

「正是在這份沉默之中，他的內心世界非常成熟，對宣教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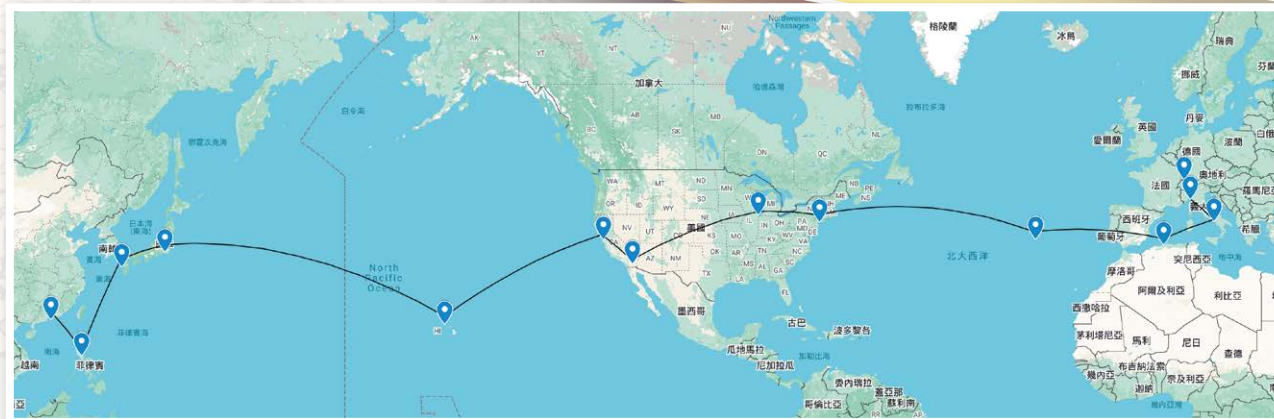
斐牧師在神學院是學生榜樣，為人嚴謹又有抱負，頭腦清晰敏銳，學習能力超卓。不過，在神學院最後一年，斐牧師確診神經衰弱，需要放假休養，改以部份時間上學，餘暇則擔任農家幫工。在 1917 年畢業後，他欣然接受差會派往中國傳道的建議，準備在李朗神學院任教。但是，當時歐洲正陷入戰爭，差會亦缺乏經費，斐牧師的宣教計劃一直拖延至 1919 年大戰結束才能落實。斐牧師的健康狀況一直引人關注，差會給斐牧師的任命函特別提醒他「務必注意身體，因為輕忽健康狀況是非常危險的」，並以 1917 年在華去世的舒約翰弟兄（Johannes Schoop）為例，說明在亞洲氣候過度密集地學習語言可能會出現問題。可惜，這個臨別叮嚀未能改變斐牧師的命運。

1919 年 11 月 30 日，巴色差會在大教堂舉行隆重的差遣禮，為前往中國的七個年輕瑞士傳教士送上祝福。除了斐牧師，尚有夏紹基（Ernst H. Haldemann）、Werner Tillmann、瑞雲（Maria Schweizer）、赫為光、吉惠民及畢得志的未婚妻 Maria Luscher。由於經費緊絀，他們前往中國並非採用平常的東行路線（取道地中海、印度和東南亞），而是從歐洲西行經意大利穿越大西洋前往紐約、橫越北美大陸，再坐船通過太平

洋，經日本和菲律賓抵達香港，歷時近四個月，全程估算 27,590 公里。這次歷盡艱苦的旅程，被瑞雲寄往歐洲的多封書信詳盡記錄下來，收錄在她姪孫們為她出版的書籍，書名的中文翻譯是《光輝之雲：瑞雲傳教之旅 - 1920 年：充滿艱辛的中國旅程紀實》。²雖然這書的主角是瑞雲，卻也收錄了斐牧師在途中染病、治療、去世及下葬的經過，補充斐牧師個人檔案和訃聞的資料不足。

瑞雲心思細密又觀察入微，旅程中的種種波折與所見所聞都被她仔細記錄下來。在大西洋的聖米格爾島停留期間，她曾在斐牧師陪同下上岸參觀，事後記下：「我們沒有談甚麼，Schlatter 唸神學，喜愛獨處。」印證了斐牧師的沉靜孤僻性情。大西洋的波濤滔滔使傳教團隊很多人都暈船嘔吐，唯獨斐牧師和 Tillmann 不受影響。瑞雲記錄 1920 年 2 月 3 日船集停泊紐約後，各人順利獲得登船醫生發出健康證明，可見他們當時仍沒有遇上肆虐全球的流感。團隊在紐約稍為休息，便坐火車經芝加哥、奧克蘭到達三藩市，3 月 2 日再次登船。瑞雲信件記下 2 月 15 日在奧克蘭「他得了流感，病情嚴重，這病在紐約和此地非常流行」，這個「他」應該是後來率先病倒的夏紹基。新陽丸號上共有十八位歐洲人，全是傳教士，來自瑞士、英國和瑞典，他們一起靈修，輪流用英語祈禱、唱詩、講道，其中斐牧師的靈修講道，散發出熾熱的宣教之愛及對上帝的深刻認識，使瑞雲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在信件告訴家人：在靈性上忠心照顧我們的不是團長夏紹基，而是 Schlatter，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船隻在 3 月 8 日抵達橫濱，夏紹基的病情變得非常嚴重，發燒至 39.3 度，伴隨劇烈咳嗽，船上醫生只發給阿斯匹靈，船上缺乏護理用品和適合病人的食物。夏紹基不久陷入昏迷，斐牧師也出現同樣病徵。往長崎、菲律賓到香港航程，二人由受過專業護士訓練的瑞雲照顧。在悶熱船艙內，她用小火爐煮雞蛋麵糊餵給病人，只能依靠阿斯匹靈、樟腦等藥物和不住的禱告。3 月 24 日晚上船隻終於抵達香港，由於香港政府戰後不容德國人入境，前來接船的是中國巴色差會司庫畢權達的黃姓助手，在他的協助下，兩名病人深夜被送往政府國家醫院，其他宣教團隊成員往旅館休息。瑞雲翌日坐船繼續北上，臨行前往醫院探望病人，



1919-20 年巴色差會傳教團隊來華路線圖

當時夏紹基已有好轉，斐牧師卻病得更加嚴重。結果，瑞雲在到達梅州的一週後，便接到夏紹基來信告知斐牧師死訊。更令人難過的是，瑞雲也在不足一個月後在梅州染病去世。

《光輝之雲》收錄了夏紹基在 9 月 9 日從古竹寄出，就斐牧師去世發給差會的第二份報告（第一份在 4 月 6 日在香港發出的報告未有成功送抵巴塞爾）。夏紹基表示自己和斐牧師起初被安排在同一病房，但是為了給予雙方足夠休息，他們期後被分開。照顧他們的是一名友善的蘇格蘭醫生，每次見面他都把斐牧師的情況告訴夏紹基，指他安好，不用擔心。不過一週後，當夏紹基可以落床親自去探望斐牧師時，卻發覺他的情況非常糟糕，「他眼窩深陷、虛弱無力」，斐牧師表示自己的身體很不妥當，感到無能為力。醫生告訴夏紹基，斐牧師的雙肺嚴重發炎，他醫過更嚴重的個案，但是斐牧師卻缺乏求生意志。夏紹基之後多次探望斐牧師，試圖激發他的鬥志，但是他只是哀嘆地表示自己已無可救藥，一切都是枉費。在復活節主日的前一天下午，夏紹基再次探望斐牧師，他當時已冒出死亡的冷汗，二人反覆唸誦當天的聖經金句和唱讚美詩，也一起禱告，斐牧師的聲音已幾乎聽不見，卻仍然平靜沉著，他表達自己的遺願是在基督教墳場安息。他已為家人寫好道別信，現在他不得不在距離宣教目的地這樣接近的地方離世，對此感到很艱難。數分鐘後，斐牧師便失去意識，直到離世，死亡時正是復活節主日，夏紹基寫道：「他知道今天是復活節，即使他沒有提及，但是我深信復活的盼望始終在他內心縈繞。」

1920 年是一個非常時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敵人差會政策影響，巴色差會被禁止在香港營運，祇能把總部搬到廣州。差會在港物業被政府委任的德國差會信託接管，巴色會香港教會在聖公會監督下自

行運作，教牧信徒被嚴禁與差會及德國傳教士聯絡。這些特殊的情況，令斐牧師在香港的安葬份外不易，由於巴色會沒有在港同工，唯一的畢權達華人助手也正巧不在香港，夏紹基只能把斐牧師的安息禮安排交托給曾兩次來訪的佑寧堂 Kirkpatrick 牧師。幸好透過一個苦力，他終於與巴色差會大樓一個懂英文的基督徒聯絡上，對方表示會發電報通知廣州差會辦事處，又答應會確保有盡量多的巴色會基督徒出席斐牧師的安息禮。

4 月 6 日中午 12 點，斐牧師在跑馬地基督教墳場下葬，香港巴色會有三名華人牧者及五十多名信徒帶同鮮花及花圈前往醫院齊集，在臨時停屍間頌唱優美的讚美詩【靈魂在何處安息】（Where does the soul find its home, its peace），然後有的坐人力車、有的坐電車，跟著送葬隊前往墓園。葬禮由 Kirkpatrick 牧師以英文主持，夏紹基用德文說了幾句，然後客家信徒唱詩【Let me go, let me go, that I may see Jesus.】，簡單的安葬儀式便告終。之後，眾人前往同一墓園的韶波墳墓致意，夏紹基向香港教友表達巴色差會的問候，並感謝他們出席斐牧師的葬禮。就是這樣，年僅廿九歲的宣教士 Friedrich Schlatter 便在香港結束短暫的人生，永久安息。巴色差會在 6 月 26 日在差會大樓祈禱室舉行追思會，懷緬斐牧師及隨後在梅州逝世的瑞雲。

斐牧師英年早逝，尚未有機會在中國宣教工場貢獻他預備多年的優秀才能，便因西班牙流感而猝死，對他的親友、巴色差會及中國教會都難免是很大的遺憾。不過，上帝的眼界與世人不同，即使斐牧師好像沒有正式開展宣教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每一個為中國人靈魂的禱告，為弟兄姊妹所作的生命見證，以至他每個單獨與主的心靈對話，都是斐牧師為上帝和中國宣教所擺上的獻祭，深信必定為主悅納。

2. Thomas Schweizer und Maria Schweizer, *Glanzende Wolke Maria Schweizer geht in die Mission - 1920: Bericht einer wochenlangen, beschwerlichen Reise nach China*, www.autor-ch.ch, 2015.